



90

馬六甲文史資料

jt125/33

玛纳斯文史资料

ماناس تارىخى ماقسىمىللەرى

第四辑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玛纳斯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

主 编：阎锡琏
编 辑：杨树森 汪忍平
封面设计：陈克新
封面题字：廖万章

玛纳斯文史资料

第四辑

玛纳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石河子印刷厂承印

印数3000册 字数139千

1990年10月印刷（内部发行）

内部资料准印证：（新出）字第223号

玛纳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阎锡琏（兼）

副主任：田韶瑛 汪忍平

委员：李玉珍 费怀仁 孙树德 沙 海

伊明阿合买提 王凌云 黑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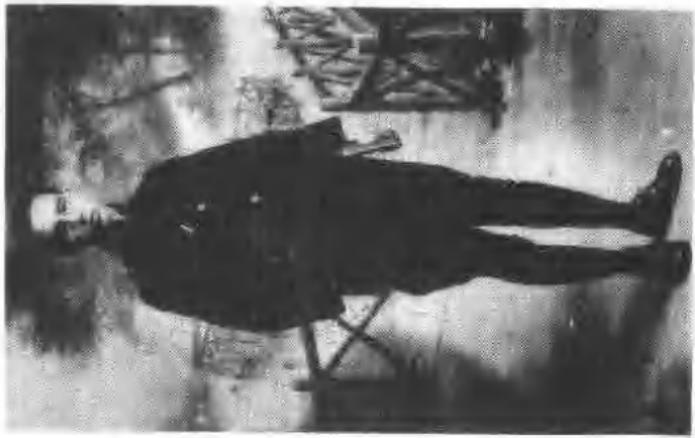
中共绥来县委员、
绥来县公安局局长孙继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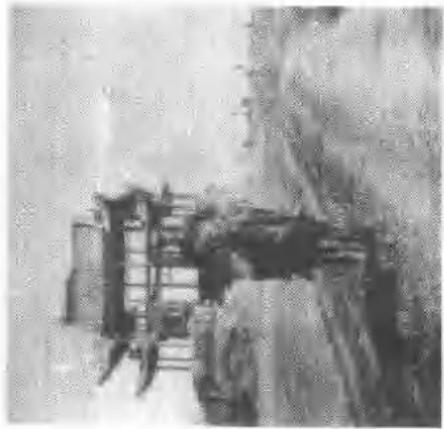
中共绥来县委员、
县委宣传部部长霍平



中共绥来县委员、县委
组织部长窦鸿业



胡廷珍
摄于1922年



靖远楼
摄于1954年 刘正清提供

國務院政務辦公室

劉延東

司局

三司

官

李克強總理在中國賓客廳

產運有應解放軍和人民進
勝福秀性鼓樂軍全行機因國
律法承。調誠深舊一以勸迎你宣
佈賓食至相表外達完配體包產
經管他來你各事。步信社印

另啟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目 录

和平解放与政权建设

屯垦戍边手足情

——二十六师在绥来县的回忆	鱼正东	(1)
绥来县的和平解放	陈裕森	(16)
绥来县建政六十天	霍平	(24)
衔命去绥来，化干戈为玉帛	陈方伯	(34)
“九二五”的回忆	郭培先	(43)
农十师在绥来县小李庄	刘炳乾	(46)
关于农十师史料的一封信	刘炳正	(54)
红旗飘飘庆解放，万众欢腾迎亲人	陈裕森	(55)
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个秧歌队	窦世隆	(60)
绥来县的民主建政	陈裕森	(63)

教育科技文化史料

绥来县孔庙与县一小	田韶瑛	(69)
我怀念的绥来县一小	郭溢智	(72)
解放前的北五岔大庙学校	赵新文	(92)
玛纳斯人才辈出	正言	(96)

玛纳斯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始况	孙先灵	(108)
《玛纳斯文史资料·音乐专辑》序	王洛宾	(113)
写在《音乐专辑》前面的话	潘发瑜	(115)
绥来县传统社火一斑	潘发瑜	(119)
绥来县汉文会始末	郭溢智	(122)
回忆县汉族文化促进会	许恩斌	(128)

社会主义改造史料

玛纳斯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回顾	李玉琮	(131)
-----------------	-----	-------

人 物

在绥来遇难的中共甘肃早期领导人胡廷珍	李亨	(147)
回忆胡廷珍烈士	田志仁	(156)
长留的纪念——忆高克勤同志	霍平	(159)
廉洁奉公的冯步珍	郭建新	(169)

考证与资料

玛纳斯河考	阎锡珪	(175)
对《玛纳斯河考》一文的几点意见	王义忠	(189)
昔日垦民今安在	张宏恩	(190)
称金道银话绥来	王广荣	(197)
唐朝渠原盐生产小史	戴良佐	(200)
清末玛纳斯城之战资料摘编	洗练	(203)

屯垦戍边手足情

——二十六师在玛纳斯县的回忆

鱼正东

(一)

1949年9月25日，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生通电起义。同年11月份，陶峙岳将军按人民解放军的序列、番号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我同6军16师抽调出的244名政治干部，奉命去整编后的22兵团9军26师工作。

我们在迪化过了50年代第一个元旦，便奔赴26师师部所在地景化(呼图壁)县城。整编后的全师军事、行政干部仍由起义军官担任，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建立师、团两级党的组织，配备师、团、营、连四级政治干部，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遂即开展起以团结、教育、改造起义官兵，转变其阶级立场，执行我党、我军宗旨为内容的民主教育和诉苦运动。春节刚过，遵照新疆军区和兵团的指示，26师所属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相继开赴玛纳斯河流域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屯垦戍边的序幕。

当时部队的分布情况是：

76团进驻玛纳斯河以西、沙湾县以北的小拐地区；

77团进驻玛纳斯河以西的沙湾县乌拉乌苏；

78团进驻玛纳斯河以西的沙湾县惠民渠；

独立营进驻玛纳斯河以西石河子老鸹窝。

26师机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及直属队于1950年3月上旬由景化迁至绥来(玛纳斯)县。记得当时师司令部住北城原国民党七十八师二二七旅旅部(现县二中校址),政治部住南城原二二七旅六七九团团部(现县人武部大院),供给部住北城,在司令部西侧、原二二七旅供给处的老营房(现县邮电局家属院)。

当时26师的主要领导是:

师长: 罗汝正

政委: 王季龙

副师长: 高戎光、周茂

副政委: 杨贯之、鱼正东

政治部主任: 鱼正东(兼)

参谋长: 熊略

供给部长: 石含英

1951年6月,王季龙调22兵团任政治部副主任,杨贯之调新疆军区任生产部副部长。他们调离后,由鱼正东任政委。26师于1954年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后,直至1965年11月,一直由罗汝正任师长,鱼正东任政治委员。

26师师部于1953年9月中旬迁往石河子,共在绥来县驻扎了三年半的时间。这期间,五星红旗虽然已经插上祖国西北这块幅员辽阔的版图,但旧社会留给我们新疆的却是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满目疮痍。1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需要教育、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以消除历代统治阶级在各族人民心中投下的阴影;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需要执行党

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去解决和处理；国民党残匪和民族败类乌斯满及乌拉孜拜的等匪徒叛乱，需要军民同心追剿，将其彻底消灭，以稳定社会，稳定人心，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各民族劳动人民大多数处于饥饿、贫困、愚昧的状态，亟待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解决温饱，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样的气候与背景之下，我师进驻绥来县城之后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了。迪化地委和绥来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与部队搞好团结，组织各族人民群众开展拥军活动，尊重军队的领导同志，支持26师的各项工作，并时时处处与26师紧密协作，争取26师对绥来县工作的支持与帮助。迪化地委书记张世功同志，每次来绥来县都要到26师师部，征求我们对地方工作的意见，通报地方工作的情况，叮嘱我们多多关心县上的工作。当时绥来县的几位领导大多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开始由他们组成了一个党的工作委员会，由6军17师来的朱光同志负责，后来由高克勤同志任县委书记。高克勤原是6军17师51团的宣教股长，既熟悉民运工作，对部队也有深厚感情。记得26师机关初迁绥来县时，他每次见到我都老远就立正敬礼，但是我却总是视而不见的样子。一次，他笑着问我：“鱼政委，我可是老部队出来的，怎么每次向你敬礼你都不还礼呢？”我这才自知因自己的眼睛近视而失了礼，连忙向他解释道：“我是近视眼，平时走路又不愿戴眼镜，几公尺以外连人都看不大清，请你别误会，多原谅！”高克勤笑着说：“看你说的到哪里去了！不还礼不要紧，首长要是对县上的工作不批评、不指导，我可是通不过呀！”足见当时部队与地方领导关系之融洽。我们经常和高克勤书记、冯步珍县长、乌受阿吉副县长等一起研究、分析部队与地

方上的情况，解决部队与地方上的一些问题。在当时开展的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剿匪、垦荒生产等运动和工作任务中，26师与绥来县都配合得十分默契。为了帮助地方上建立和巩固政权，26师还向绥来县输送了城关区区委书记惠正兴、军邮站长张大荣、银行行长郭宝瑜等干部。26师在绥来县党政领导及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在驻县三年多的时间内乃至以后从事屯垦戍边的年月里，一直较好地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成为民族团结、经济建设、保卫边疆、稳定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起义前驻在绥来县的国民党部队是步兵二二七旅，辖六七九、六八〇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这支部队与驻守玛纳斯河以西的三区革命民族军隔河对峙，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统治各族人民的工具。解放前，这支军队曾侵占绥来人民的大量土地，经常向各族农牧民要粮要草，一些携带家眷的军官占用民房，乱砍树木，修筑工事。国民党当局调兵入关“支援”兰州战役时，一些官兵乘机抢走老乡的牲畜、财物，工兵连一个排在南山伐木，撤回县城时沿途抢走老乡的马匹。就在起义之后整编前，驻扎在东门外一个连的一名反动军官还策动一排人集体叛乱，他们抢劫商店，奸污妇女，为绥来人民所诅咒愤恨。虽然叛乱很快被平息，但旧军队给各族人民心中造成的创伤却很难愈合。二二七旅起义后，虽然摘掉了“青天白日”帽徽，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见了他们仍不免存有戒心，对他们的所做所为，仍持怀疑态度。

师机关进驻绥来县城以后，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入开展以学习、坦白检举、诉苦为内容的民主教育运动，启发教育广大起义官兵认清旧军队的反动本质及其在各族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历史罪责，从根本上提高觉悟，站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在军官阶层，组织了教导队，集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进行自我反省。起义干部周茂副师长，带头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彻底检讨了自己过去在旧军队走过的黑暗道路，决心在人民军队里改造自己，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立功，受到师党委的肯定与鼓励。全师绝大部分起义军官都逐渐从恐惧、疑虑转为自觉地认识自己、暴露自己：在思想上和蒋介石反动派划清界线，纷纷声明脱离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等反动封建组织，坦白交待了自己过去在旧军队做过的坏事。广大士兵则在诉苦运动中刨苦根，挖穷根，倒苦水，愤怒控诉了在旧社会、旧军队受压迫、受奴役、拉壮丁、当炮灰的悲惨血泪史，决心跟着共产党，做革命军人，做毛泽东的好战士。有一名排长，起义前在芳草湖、绥来一带欺压百姓，奸污妇女，民愤极大，起义后当地政府和群众提出要回去处置他。他在运动中彻底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后来在工作中处处带头，吃苦耐劳，在拥政爱民中带头为群众做好事，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欢迎。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师党委组织广大官兵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师机关、直属队和各团、营、连纷纷订立了拥政爱民公约，建立了民运小组，监督、检查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和作风纪律的情况。部队不仅做到对各族人民秋毫无犯，而且赋

予拥政爱民口号以具体内容和实际行动，驻绥来县机关各部门、各单位首先发起退民房、退土地活动，把旧军队占用老乡的房子和耕地一一调查清楚，全部退还给老乡。对长期占用损坏破旧的民房，修缮完好后退还。师司、政、后和直属队的干部战士们经常给营房附近的老乡挑水、打柴、磨面、扫庭院、盖房子，有的还主动帮老乡修水渠、割苜蓿、收稻子。师卫生部和医院驻绥来县城北门，兵团二医院不久也由景化迁到绥来，开始在五圣宫，后住到城内。卫生人员见绥来城内外的各族老乡贫困、落后、缺医少药，一些流行病和多发病无法医治，便决定免费为老乡诊断治疗。消息传开，城内外各族老乡扶老携幼，骑着毛驴，坐着毛驴车、马车来医院看病，整日络绎不绝。老乡们对部队由怀疑、疏远，变得亲近、热爱了。他们说：“自古兵匪一家，没见过对老百姓这么好的军队！”“还是二二七旅那些兵，过去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如今待咱们象一家人，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于是，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起拥军活动。有的见部队住房拥挤，甚至在帐篷里宿营，便主动腾出自己的房屋让部队住；有的给干部战士送来莫合烟，付钱时，他们还嫌见外。当时部队供给标准很低，每人每年只发一套衣服，每月发一块钱津贴，后来连一块钱也发不下了，生活十分艰苦。供给部给抽烟的同志每月发一斤莫合烟秆子，5张油光纸，每人每月发一块土造的肥皂，有时因为买不到制做肥皂的羊油、碱面等原料，也就不发了。老乡们雪里送炭，热情地送来莫合烟、羊油、碱面等，供给部给他们付钱，他们不愿收。到了1953年，供给部办起了制做莫合烟、肥皂的小加工厂，定期到城乡收购原料，老乡们争相廉

价出售，保证加工生产莫合烟、肥皂，送往全师各团。

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中，26师和绥来县各族人民群众形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军民团结一心，甘苦与共，克服困难的事迹不胜枚举。绥来县是产粮区，每年要将大量的粮食运往通化，但由于缺乏运输力，粮食不能如期运出。每到运粮季节，26师运输科便集中全部车辆，帮助县上突击运粮。每年春夏，洪水涨满玛纳斯河，北疆交通枢纽玛纳斯河大桥及两岸的土地、人民财产都受到威胁。每发洪水，军民都是一齐上阵，抗洪抢险，师机关干部战士们全力以赴，昼夜守在危险地段，筑坝、引水、护桥，化险为夷，深为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所敬佩。

(三)

1950年初春，26师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军队参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和“屯垦戍边”的伟大号召，改变了旧军队“当兵吃粮”的旧观念，把民主教育、诉苦运动中焕发出来的阶级觉悟，转化为用双手改天换地、造福人民的革命热情，在玛纳斯河两岸的亘古荒原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场大生产运动，是和经来、沙湾两县开展的增产节约、抗美援朝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是在两县各族人民群众热情支持与帮助之下进行的。

记得1950年4月4日，师在绥来县城的政治部礼堂召集师直排以上干部及教导队全体学员，举行生产动员大会。罗汝正师长传达了《给各部队在生产运动中的指示信》，王季龙政委传达了兵团有关开荒生产的指示，对全师提出了具体要

求：当年开荒4万亩，当年要实现粮食、副食、蔬菜自给或半自给，并号召全师指战员要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克服生产中的困难，虚心向各族人民群众学习，拜老农为师。他指出：大生产运动是检验每个干部战士是不是真心实意爱护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

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在增产节约和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两县各族人民帮助26师规划土地、修渠引水、建造营房、传授技术，全师指战员献金献物、购买农具，手舞䦆头，肩拉犁杖，昼夜奋战，开荒造田。各团的生产捷报和垦荒战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频频传到绥来县城。玛河两岸飘荡着《戈壁滩上建花园》和《走向生产战线》的雄壮歌声：

“红旗迎风招展，
雄鹰在天空呼唤；
响亮的歌声，
从高山传向草原，
从城市传到乡间！
十三个民族大团结，
五百万人民齐动员！
来呀来呀来来来，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开发祖国的财源！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大步走向生产战线，
我们大步走向生产战线！”

绥来县给26师司、政、后机关分别在东关、西关、包家